

境外

今夜暴雪 著

当飞刀划破夜空，
一切阴谋诡计都将
毁于他的手下。

Jing
Wai
Jush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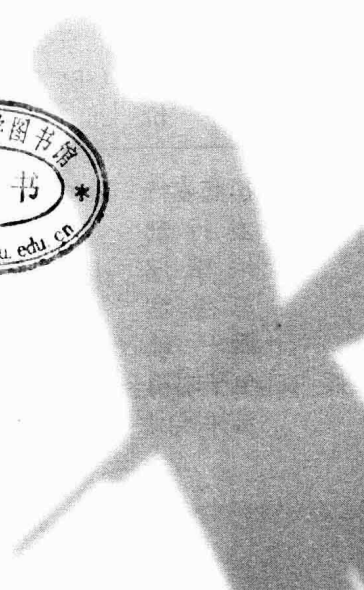
无间杀

境外租殺

今夜暴雪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境外狙杀/今夜暴雪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155-0119-2

I. ①境… II. ①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00054号

境外狙杀

作 者 今夜暴雪
责任编辑 胡 敏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77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119-2
定 价 28.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008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01 离奇失踪 / 001
- 02 一线曙光 / 013
- 03 独闯龙潭 / 025
- 04 暗室惊魂 / 037
- 05 线索中断 / 049
- 06 守株待兔 / 060
- 07 飞车追逐 / 071
- 08 暗夜追踪 / 084
- 09 超级悍马 / 096
- 10 不速之客 / 109
- 11 智取装备 / 121

目录

C O N T E N T S

12 天主教堂 / 134

13 秘密基地 / 146

14 杀鸡儆猴 / 157

15 以寡敌众 / 170

16 援兵天降 / 181

17 追击敌首 / 193

18 巧至敌船 / 205

19 冒名顶替 / 218

20 尤里计划 / 231

21 巅峰对决 / 244

22 两面夹击 / 257

23 神秘来客 / 272

01

离奇失踪

丁飞失踪了三年。

三年后，他拖着旅行箱从一辆大巴车上下来，望着熟悉的街道，有种物是人非的感觉。他从挎包里掏出手机，看了看背面的大头贴。上边是一对情侣，漂亮的女生把头偎依在帅气男生的肩上，眼睛瞪得溜圆，两根葱葱玉指摆了个“V”在脸边，笑出两颗虎牙，可爱极了。

丁飞一笑。女生叫林凌，三年前就是因为她，他才离家出走的，一走就是三年。他抬起自己的右拳看了看，不觉轻嘘一声，自己当年太冲动了，如果搁在今天……

搁在今天会怎样？想了想，他摇头苦笑。如果现在再碰到那样的事，哪怕是不认识的路人，他还是会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何况那是他最爱的人。

三年前，两个才上高一的小崽子非得让林凌当他们的女朋友，林凌不同意，两个小崽子就把林凌逼到墙角，嘴上说着下流的话，手也没闲着，一个去抓胸，一个去摸大腿。丁飞那天本来是跟林凌一起出来的，走到半道发现眼镜忘了拿，就回教室里取，赶过来看到女朋友受辱时，全

身的血一下全涌到头上，两只耳朵嗡嗡作响，想都没多想，一下便冲了上去，朝一个小子脸上打了一拳，又对另一个小子裆部踢了一脚。

这本没什么，都是十七八的孩子，一个个都处于自以为天老大我老二的年纪，火气大得一句话不合便拳脚相向，打人或挨打的事多了去了，平常的话，被老师训斥一顿也就过去了。可丁飞这一拳一脚打得太用力，不仅打掉了一个小子的四颗牙齿，还踢爆了另一个小子的子孙袋。这两个小子又不是普通人家的子弟，爹妈手里多少有点权势，自己的宝贝疙瘩受此大辱，哪能善罢甘休？事情很快便传到学校高层的耳朵里，校长高度重视，亲自开车把两个受伤的学生往医院里送，还不忘派两个老师看着丁飞，好给两个学生家长一个交代。走到半道，校长又怕这两个老师文质彬彬的，看不住丁飞，又派来四个膀大腰圆的体育老师，共同看管。六个老师把丁飞堵在一间小黑屋里，一个个神情肃穆，如临大敌。

丁飞并不想跑，看到老师们的样子，觉得可笑。起初他见一个小子满脸是血，另一个小子捂着下身脸色苍白，眼瞅着出的气多进的气少，是挺害怕的，那时他也没想过跑！自幼受武侠小说的熏陶，他固执地认为，是好汉就得敢做敢当，大不了一命换一命，只有懦夫才做了不敢当还想着逃跑。所以当两个文质彬彬的老师押着他去小黑屋的时候，他没有反抗，温顺得就像一只绵羊。

等到医院传来那个下体被踢了一脚的小子没有死的消息后，丁飞更不想跑了。这算什么，故意伤害？像他这种年纪，能判几年？可能两三年就出来了！为了林凌不受辱，在监狱里蹲上两三年，值！

心里一宽，他趴在桌子上竟睡着了，等再睁开眼时，天已经黑了。他的肚子饿得直叫，直起腰，想问守在门口的老师要东西吃，却听到一阵窃窃私语。

“唉……我刚才去吃饭时听人说，公安局长已经向其中的一个学生家长保证，一定要借着严打这股风，重办这件案子！”顿了一下，说话的人又道，“可怜这学生还在里边酣睡，都不知道自己后半生要在监狱里过了。”

“他想重办也不见得能重办！要知道这学生可还未满十八岁呢！”

有人轻笑一声，说：“满不满十八岁还不是派出所一句话的事儿？我还听说，那个学生家长并不满意重办，已放出风来，要让这个学生死在监狱里！”

“啊！”众人一震，又都不约而同地“嘘”了一声，似是怕里边的人听到。

丁飞也是一震！他不怕坐牢，也不怕死，可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他却也不愿意。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跑，并且立马付之行动。他大喊一声，拎起屁股下的凳子，朝门口砸去，整个人也跟在凳子后边，朝门口冲去。

六个老师正说着悄悄话，猛听一声大叫，心头一惊，全都朝屋里望去。见板凳破风砸来，一个个赶紧朝后躲去，眼瞧着板凳砸在门框上撞得四分五裂，还没来得及暗自庆幸躲过一劫，又被一个黑影撞得七零八落，回过神来才晓得“凶手”跑了，爬起身来追时已经迟了。只见丁飞顺着小道七拐八拐，三两步跑到厕所旁边，脚蹬着墙，向上一纵，扒着墙头已翻了过去。他们赶过来爬上墙头往外瞧时，哪还有人影？

学校外边是一片树林。丁飞弯着腰朝前猛冲，跑了二里地时，突然停下身来。他本想回家拿点钱，然后跑到外地躲两年，等事情过去了再回来。可一想到自己那个监护人平常看他就不顺眼，总是唠叨当初不该为了那一点钱而收养他，现在吃的喝的加起来已经亏大发了，他就感觉索然无味。

如果现在回去找监护人要钱，能要出来吗？如果监护人知道他闯了祸要跑，能放他走吗？钱肯定是要不出来一分的，只怕知道了事情经过的监护人为了避祸，还会堵在家门口不让他出来！想到这里，他又转回头去。走了没多远，他拐上小路，来到一条小巷子里。

自从偷食了禁果，丁飞和林凌食髓知味，为了能整天腻歪到一块，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屋子，等到放学之后，就偷偷摸摸地来到这里，温存一

番。房间不大，可收拾得挺干净。最重要的是，窗台上还摆着一头小猪。两人每天来这里亲热时，总会把身上的零钱丢到小猪的肚子里，算一算也有好几十块钱了，足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丁飞轻手轻脚地打开出租屋的门，直奔窗台，拿了小猪。小猪沉甸甸的，轻轻一晃，丁当作响。他打开盖子，把钱都倒入口袋里，又把小猪放到窗台。他抬腿正准备走，屋内的灯突然亮了。

丁飞大吃一惊，挥拳就要往开灯的人脸上打去，拳到中途才发现是林凌，连忙收住拳，问道：“你怎么在这里？”

“我都听说了！”林凌两眼通红，想是已经哭过一场，此时开口，泪水又流了出来，“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束手就擒的，便在这里等，你果真来了。我跟你一起走！”

丁飞这才注意到林凌的脚边放着两个旅行袋，心里不觉有些感动。跟他一起走，这是要私奔啊！天下在一起的男女多了，可有几个女人能不管不顾地跟一个男人私奔？这辈子能找到这样一个女人，值了！他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说不出话来。他上前把林凌揽在怀里，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哭过后，他又觉得带林凌走不妥。这是逃命，不是旅游，带着她目标太大，跑不了多远便会被抓回来的。如此做，不光会害了林凌，还会害了自己。他只得收了泪，开始劝解。

林凌开始死活不同意，直到最后明白如此干会拖丁飞的后腿，连累他，这才同意让他独自走。临分别，林凌拿过丁飞的手机，在背面贴了张大头贴，带着哭腔说道：“丁飞，我等你！你走多少年，我就等多少年，直到你回来！”

“我等你！你走多少年，我就等多少年！”三年时间不算短，一千零九十五天，林凌还会记得当初的誓言吗？她是个漂亮可爱的好女孩，围在身边的男孩子没有一个连也有一个排了，她会经得起诱惑，等他三年吗？三年来，他一直没有给她打电话，她会不会以为他已经死了，而和另一个男孩子好上了？

丁飞把手机翻过来，打开电话簿，里边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已经三年了，不知这个电话还能打通不能。他犹豫了一下，把手指放在拨号键上，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竟然通了。丁飞激动得手一抖，屏住呼吸，电话响了六声之后，那边传来一声“喂”，

不是别人，正是林凌。三年了，她的电话号码没有换。这么说，她一直记得当初的誓言。丁飞深吸一口气，控制着激动的情绪，说：“是我！”

“是你？丁飞！”电话那头不确定地问道。丁飞“嗯”了一声，那边笑了笑，突然哽咽起来。

丁飞道：“林凌，你怎么了？”

那头道：“丁飞，你个大坏蛋！三年了，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丁飞还没有说话，那头又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林凌，你怎么哭了？”

丁飞心中一沉，一个念头闪过，她有男朋友了！虽然这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可他还是感觉特别不是味儿，正在郁闷的时候。那边传来林凌的声音：“爸，是我一个同学！”然后又对他说：“你等一下，我去屋里给你打！”

犹如一副重担卸下肩头，丁飞心中的郁闷一扫而光。电话那头很快又传来林凌的声音，“好了，我进屋了，咱俩继续说话！大坏蛋，你在哪儿呢？这些年，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回来了！”丁飞道，“为什么不给你打电话，这事暂时保密，等以后时机成熟了我再告诉你！电话里聊天不方便，出来见个面吧！”

“好啊！不过现在不行，我跟父母在J国的横滨市玩儿呢，过几天就回国。等那时，咱们再见面聊！”接着，她好像又迟疑了一下，“要不我明天就回去吧！”

话虽这样说，可丁飞明显听出她有几分不舍，就说：“没事儿，好不容易陪父母出趟国，你就在那边玩儿吧，过几天见面也一样。”

两人直聊得日头西沉、手机发烫，这才挂了电话。

林凌说，怕他回来没地方去，学校附近的小屋就一直租着呢。丁飞打了辆车，来到小屋前，锁还是以前的那把锁，不过开锁的钥匙早不知被他丢到了什么地方。搁在以前，他要么束手无策转身离去，要么就靠强力破门而入。可今时不同往日，只见他从墙上拽下一段铁丝，捅到锁孔里，轻轻一转，“咔”的一声脆响后，门应声而开。

屋里的摆设基本没有变，只是比以前更干净了，看来林凌经常过来打扫。

白色的小猪静静趴在窗台上，丁飞又想起离开的那个晚上。他将小猪拿了过来，很轻，不过里边不像是空的。他打开底盖看，里边塞满了纸钞，一卷一卷，满满当当的。估计是林凌怕他回来身无分文，就把钱放在小猪里，以备不时之需。

“真是个好姑娘啊！”丁飞把小猪放回窗台，手枕着胳膊，躺在了床上。三年来，他无时无刻不想着林凌，一闭眼便是她顾盼的笑脸，婀娜的身姿，只盼能把她即刻搂在怀里，以诉相思，偏偏天不凑巧，还得几天后才能相见。

简直是度日如年！

丁飞叹了一口气，从床上坐起，突然笑道：“你不能回来见我，我何不出国找你？这样还可以给你一个惊喜！”他一念至此，再也不愿多待一刻，掏出电话想拨过去要林凌的地址，不等电话打通，他又想到，打电话过去问她在什么地方住，那不是明摆着告诉她要过去吗，还有什么惊喜可言！

他连忙又将电话挂断，拖过那只大箱子，放到床上，转动着密码锁，打开了箱子。里边整整齐齐放着几套衣服，有带着尉官肩章的军服，也有训练用的迷彩服，还有两套做工考究的西服。丁飞把衣服一件件从箱子里

掏出来，整整齐齐码在床上，对着箱底轻轻一掀。原来，下边还有一层，里面放着几个相框，还有几枚勋章。

相片上的他全都穿着军装，有拿枪站岗的，也有摸爬滚打的。其中两张有点特别：一张是合影，里边大多是金发蓝眼的白人和凶狠强悍的黑人，只有一个身材略显瘦削的黄种人，那人便是他。那些老外众星捧月般把他围在中间，如同簇拥着一个英雄。另一张是阿拉伯的亲贵正在给他授勋，下边有一段阿拉伯文，大意是感谢他在一次名为“眼镜蛇”的行动中拯救了国王的儿子。

勋章有四枚，一枚一等功奖章，两枚二等功奖章，还有一枚是阿拉伯某国的子爵勋章。

丁飞把相框与勋章也都放到床上，对着箱底一块突起的地方一按，箱底就从中间裂开，朝两边缩去，露出一个四四方方的黑色手提箱。他把手提箱从里边拎出来，然后把相片、衣服依次放入旅行箱，将盖子锁好，塞入床底，这才打开黑色的手提箱。里面红红绿绿地插着十几本护照。丁飞扫视一眼，从中间抽出一本，打开看了一下——那是J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的护照，照片上的他嘴角挂着一丝浅笑，很是迷人。

他合上护照，将它塞入口袋里，又把箱子里码得整整齐齐的各国货币一沓沓掏出来，露出下边放的一把国产仿瓦尔特PPK手枪，以及六把样式别致的飞刀。这些东西旁边还放着一部貌似手机的电子设备。他把那个电子设备拿出来，按了下侧边的按钮，电子设备的屏幕亮了，上边密密麻麻出现几十个以九宫格样式排列的菜单选项。

丁飞伸手按下手机定位跟踪菜单，屏幕上出现了一排虚拟的数字键盘。他输入林凌的手机号码，按下确定。接着，虚拟键盘隐去，屏幕上出现一个卫星信号接收器的虚拟图标，朝上发射出一圈圈的电波。接着，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虫状的虚拟地图。地图越变越大，很快将整个屏幕遮去，开始出现地名然后出现街道名，最后出现一幢房子。

房子正前方显现四个字——横滨酒店，在其十七楼的地方，有个红点

正在不断闪烁。丁飞按了一下红点，红点开始变大，逐渐显现出一个房间的轮廓，屏幕下方有行文字显示——目标在横滨酒店1717号房间。

“搞定！”丁飞微微一笑，把手中的电子设备往箱子里放去，手到半途突然又停了下来，又从口袋里掏出那只老掉牙的手机，把两件东西放到面前一比较，笑道：“不是我喜新厌旧，你也实在太难看了，还是退休吧。”说完，将老手机放到箱子里，把“新手机”放入口袋里。他又将床上的钱都装入箱子，接着，提了黑色的手提箱，下楼而去。

丁飞有J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的护照，自然很容易就登上了飞机，甚至不需要过安检。

从昨天到今天，丁飞先是坐飞机回国，然后坐大巴回乡，接着再打车来机场。如此两次三番，已经累得不行，一上飞机便闭眼休息，直到被人轻轻摇醒，才睁开眼。

空姐弯着腰，笑得很甜，说道：“先生，飞机已经安全抵达，请拿好您的物品，准备下机。希望下次还能为您服务！”声音发腻，让人感觉骨头都酥了。

丁飞报以一笑，心中暗道：“人都说J国女人温柔，还真不是盖的！”他拿了手提箱，准备下机。

坐上出租车后，天已经黑了。想想从前天到今天，下了飞机坐车，下了车又坐飞机，丁飞不觉摇摇头，半个月的假期，路上就花去三天！好不容易挨到横滨酒店，他直奔大堂服务台而去，道：“我要开房，1718号房间！”

笑容可掬的大堂经理道：“对不起先生，那间房不能开！”

“那1719号房呢？”

“对不起，那间房也不能开！”

丁飞一怔，环视大厅一周，问：“为什么？”这个国家还没从经济危机中挣脱出来，前不久又遭地震、海啸的肆虐，酒店里带着三分萧条，并没多少客人。不知客房经理为什么不给他开房间，莫不是看他不像能出得

起房钱的人？他略带几分讥讽，又问道：“难不成都住满了？”

“这倒不是！”大堂经理的笑容从始到终都没有变过，“我们不能欺瞒顾客！实在是因为昨天夜里十七楼发生了凶杀案，警察尚未调查结束，所以十七楼暂时封闭，不对外人开放！不过您请放心，数十年来，本店治安一贯很好，从未发生过凶杀案，昨天的事实属例外，还请您放心入住！先生，如果方便的话，能为您在十六楼安排一间客房吗？”

丁飞点了点头，不知怎么搞的，一听到“凶杀案”三个字，他就心头一紧，神情大乱，首先想到了林凌。莫非林凌出事了？大堂经理办好了入住手绪，点头道：“多谢关照！”他也没有反应，拿着房卡，木然地上了电梯，来到自己的房间。

关上房门，他便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输入林凌的电话号码，可是搜索了一遍，并没有林凌的信号，又搜索一遍，还是没有！

“完了，林凌肯定出事了！”丁飞脸色大变。除非林凌把手机卡从手机里抽出来，定位系统才会搜索不到她的位置！但是林凌没事把手机卡抽出来干什么？除了出事，还能怎样解释？

丁飞打开黑色手提箱，把枪和飞刀都配戴在身上，然后转身将手机顶在门上，开启了“热能量扫描”，确定走廊上空无一人后，开门出去。他快步来到防火通道，顺着楼梯来到十七楼，推开防火门朝里看，1717号房门上果然拦着数道警戒线。

“真的出事了！”丁飞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块什么东西似的。等到门前，他一把将横七竖八的警戒线拽掉，开门正要往里冲，一想又觉得不妥。他转身又把警戒线粘连起来，等与之前的毫无两样之后，才走入房间，关上了门。

警戒线被关门时带起的风吹动，其中的一道没粘牢，从门框上脱落下来，垂在门把手附近。

屋里漆黑一片。丁飞掏出夜视镜戴上，伸手在镜腿上一个毫不起眼的按钮连点数下，屋里顿时明亮起来。

客厅很大，里边的家具样式古朴，墙壁上挂着几张西洋名画。没有打斗的痕迹，物品也摆放得井井有条，只是在挂着名画的那面墙壁前的地面上有一道用白灰画的无头人形轮廓。

丁飞快步上前，等走近了，又发现那轮廓下的地毯颜色与周围的不同，发黑发暗，不用凑近去闻，一股血腥味儿也迎面扑来。他抬眼向前看，米黄色的墙纸上星星点点，尽是血迹，就连那幅名画也未能幸免！

那人形的轮廓分析是一个中年男子，看来林凌的爸爸被人斩杀于此，那林凌呢？丁飞站起身环顾四周，在落地大窗前又看到一个人形轮廓，急步赶去。那是一个女人蜷曲着身子的轮廓，白灰在其腹部的地方凸起一个大圈，乍一看还以为是个孕妇呢。

从身高上来看，林凌比这个妇女足足高上一头，显然这不是林凌的尸首。丁飞长松了一口气，心头暗道：“这个想必是林凌的妈妈了！没想到，她快五十的人了，怎么又怀孕了？”他正要转头继续寻找林凌，心头忽然猛地一震，就垂下眼再次去看那蜷曲的轮廓，不由倒抽一口冷气。

轮廓凸起的肚子旁边还用白灰画了个胳膊的形状，看样子是要把凸出的肚子往里塞。她临死之前为什么还要往肚子里塞东西，塞的东西又是什么？

林凌的妈妈丁飞见过，是一个很注意保养的中年妇女，身材十分标准，虽然已有三年时间没有见过，但她也绝对不可能吃出一个大肚腩来，怀孕更不可能了！快五十岁的人了，谁不知道生育十分危险？以他对林凌妈妈的了解，此人不会冒这样的险。就算因意外而老蚌得珠那也不可能，瞧这大肚子，要是怀孕得有八九个月了，一个马上要生产的人，怎么会舟车劳顿，跑到横滨来玩儿？

既然不是大肚腩，也不是怀孕，那是什么？丁飞猛地一惊，暗道：“好毒辣的手段！”他看了看十几步开外的无头轮廓，又看了看眼前的大肚子轮廓，闭上了眼睛，凶杀现场仿佛出现在他的眼前。

凸出来的东西是肠子！林凌他妈被人开膛破肚了！林凌他们一定是刚

从外边回来，她爸站在墙前欣赏名画，她妈则在窗前看风景，谁也没想到屋里还有一个人。凶手的脚步一定很轻，所以她爸根本没有听到有人来到他的身后。凶手的力气一定很大，刀一定很快，所以她爸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砍去脑袋，血溅三尺。

凶手动作迅捷，作风果断，杀完人，毫不犹豫地就朝林凌她妈而去。林凌他妈根本不知自己的老公已经死了，直到自己老公的脑袋落地，或是身体倒地时才听到声响。等她回头，凶手已到面前。她猛地看到屋子里有个陌生人，手里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还没来得及反应，刀已扎入了自己的肚子。凶手又将刀朝旁边一划，她的肠子就从洞开的肚子里淌了出来。

丁飞睁开眼，果见粉色的窗帘上有一团血迹。他似乎已看到一脸狰狞的凶手站在他的面前，正用窗帘布拭去刀上的血迹。

凶手跟林凌一家有什么深仇大恨，竟要下此毒手？一般杀人者，要么为仇，要么为钱，要么为情。林凌他爸是个小房地产商，平时圈地盖房确实会得罪一些人，可这些人都是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谁有财力尾随林凌一家出国报仇？何况，杀人者头脑冷静，心狠手辣，出手不用第二下，是个极其专业的杀手，一般的小老百姓哪有这样的手段？那么是为钱？如果为钱的话，何必弄出人命？何况这里根本没有翻腾过的痕迹，不像是为钱。为情？林凌移情别恋了？知道自己回来后，她又跟那个男人提出分手，那个男人恨不过，于是来这里杀人泄愤？不可能！我昨天夜里才给她打的电话，又马不停蹄地赶来，也只是今天夜里才到。她新交的男朋友就算想报复，也不可能昨天便来到这里杀人，而且也不可能手法这么专业！砍头破肚，这应该是J国武士杀人的手法！他们到底干了什么，竟惨死在酒店里？

丁飞绕过沙发，朝套间走去。屋内廊下原本铺得十分整齐的地毯起了几层褶皱，廊道口摆放的那株金枝玉叶也摔在地上，花架子滚到旁边，正好挡住廊道口。

有人曾在这里挣扎，不仅拖皱了地毯，还拽倒了花盆。林凌的爸妈已经死在客厅，除了林凌，还有谁能在此挣扎？丁飞加快脚步，打开靠近廊道口的套房，里边东西秩序井然，没有翻动过的痕迹，这更加验证了他凶手不是为财的猜测。轻轻带上门，他又朝里边走去，推开第二间屋门，里边一片狼藉，这又让他疑心凶手是为了财。

丁飞在床上发现一根长发，他伸到鼻尖闻了闻，是林凌。他把头发团成一团，放到口袋里，环视一周，不见有白灰拓出来的人形轮廓，这才心安，一屁股坐到床头。

林凌应该是被人掳走了。整件事变得扑朔迷离，凶手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就杀了林凌的父母，又为什么抓走林凌？把林凌的房间翻得如此凌乱，又是在找什么？大堂经理说是昨天发生的凶杀案，昨天几时发生的？林凌她爸在看画，她妈在看窗外的风景，两人都未睡觉，看来时间不会太晚，很可能是在我给林凌打完电话不久。她刚放下电话，凶手便闯了进来！凶手为什么抓她？莫非知道我与林凌的关系，想以此来威胁我？不可能！